

## ■关注 戏剧评论家畅谈——

## 专业戏剧批评的“失语”

□本报记者 徐 健

现如今,“看戏先上微博看口碑”,已成为不少观众掏钱走进剧场的一种选择。仅以这一年间出现的《驴得水》《蒋公的面子》两部话剧为例。两部作品都不是传统意义上主流院团制作的剧目,也没有夺人眼球的大包装、大明星、大制作,却都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赢得了市场的成功,乃至被媒体称之为“文化事件”。分析其背后的原因,微博的“宣传功效”不容小视。于是,我们看到,一边是真实舞台上发生的民国那些事儿,一边是微博虚拟世界里怀揣各种目的人的粉墨登场,围绕某一剧作的赞赏、吐槽、质疑乃至争吵,这里专业与非专业的界限取消了,身处在喧哗的空间,谁都可以当一次“专家”、“权威”,谁都希望用花哨的文字抢占话语权。虽然最终不一定能辩出一个人都满意的结果,但是争论本身就意味着关注指数的提高。这种不用花钱的媒介宣传,让戏剧的演出方颇为“省钱”、“省心”,票房提高了,自然也就意味着博得了不错的“口碑”。

记者列举上述事例,并不仅仅是为佐证微博的影响力,而是力图探讨当下戏剧生态的一种现象:很多剧目演出火烈,能够成为新闻焦点、话题中心,大都是被称之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网络和各类媒体催生的,都是被慕名而来的观众推出来的,以至于这种“火热”在左右着戏剧艺术发展的美学走向和审美标准。而在这一过程中,真正的专业戏剧批评却是“缺席”的。他们既左右不了市场,也形不成话语的“合力”,偶尔发出的真知灼见也被淹没在迷乱的喧嚣中。专业戏剧评论怎么了?为什么其专业威信和美誉难获承认?当前戏剧评论究竟处于怎样的生态环境之下?一系列问题留给了我们。

## 专业戏剧批评“失语”,遭遇“潜规则”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纵观时下的专业戏剧批评,能够顶住功利诱惑,真正富有见地地写出问题的文章少之又少,戏剧批评面临‘失语’的危机。”谈及当前戏剧评论、批评现状,戏剧理论家田本相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现在从事专业戏剧评论的人往往喜欢说创作者爱听的话,因为谁都明白,如果这次提了意见、说了不好听的话,下次创作者就不会再请他看戏了。同时,圈子评论、关系评论、红包评论等,这些评论的“潜规则”,带来了专业戏剧评论的浮躁、虚夸和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写作者的判断力和独立性。“专业戏剧评论怎么能成为创作者的附庸?”田本相指出,现在戏剧生态有一种不良倾向,很多导演变成了“老爷”,导的戏越多、获得奖项越多反而越心理“脆弱”,听不得半点批评声音,在他们的潜意识里,评论者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成为作品的依附和创作者谋求各种现实利益的途径。照此下去,专业戏剧评论如何能赢得观众的美誉?

每天都要与各类文艺评论打交道的《北京日报》编辑、青年评论家李静谈到戏剧评论的约稿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戏剧评论的文章很不好约,能触及创作问题的批评性稿件就更难了。”她认为,戏剧圈子本来就很小,从事评论的人相对集中,这里面评论者和创作者又相互熟悉,碍于感情大都不方便直接批评、说真话,所以要想听到有真知灼见的声音很难。在她看来,“圈子化”的批评正越来越束缚专业戏剧评论的发展,这类批评仅仅对圈子里的人发生作用,外面的人基本上不关心你的话语。“面对新媒体的冲击,戏剧评论或许将面临一次重新的洗

牌。”李静说。

戏剧人朔石认为,戏剧评论与戏剧创作本身的质量与盛衰有着直接关系,终究要有值得言说的戏剧作品和现象才有可能出现相应量级的评论。近些年来,值得我们从文化批评、艺术探索的角度进行评说的作品和人物实在太多了,很多作品、现象都形不成气候,甚至缺憾、弊病、症候在多年来也循环往复、原地打转,让评论者简直无可言说。

## “坐井观天”难觅真知灼见

实际上,就各个报刊杂志上的数量统计而言,戏剧评论并不算少,但为什么戏剧评论取信于人这么困难?朔石分析道,一方面很多从事戏剧评论的人并不熟悉舞台艺术,缺少对戏剧这种形式的独特感受、认识,同时另一方面又仅守“坐井观天”的狭隘天地,对当代最重要的社会思潮、人文概貌缺少最基本的敏感与关注,思维日益偏狭和钝化。有些新式学院派的评论者常常喜欢移用从文学理论中衍生出来的一些时髦的学术工具和概念性话语,导致一些评论貌似唬人而言之无物,远离戏剧创造现场。这些评论由于缺乏真实的感性基础与有效的理性立场,东拼西凑,实则只是一些概念话语的泡沫。在这种背景下,由于真正有价值的评论的“缺位”、“失语”,现代高度发达的媒体催生出的媒体评论就自然成为观众接受影响的主流渠道。对此,李静也颇为赞同。她认为,学院派的评论、批评缺乏研究上的专业精神,他们的话语系统相对陈旧,很少有国际眼光和世界视野,也不能在文学、导演、表演、舞美等各个方面传达当代性、前瞻性的理念和思索。从目前来看,学院式的批评多是印象式的,评论立场漂浮、内容孱弱。

此外,很多被“圈子”评论家“热捧”的作品,却很少能进入大多数观众的审美视野,很少能得到观众由衷地喜爱。由此看来,如果观众群中的大多数都看不到那些被“圈子”评论家奉为佳作且只上演两三场就仓促转进库房的作品,这样的戏剧评论又谈何威信。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汤逸佩认为,现在专业戏剧评论会感觉“不专业”,很大程度上与评论写作方式的变化有关。很多“著名”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文章多数并非自发而作,而是应某些院团、导演的盛情邀请写就,成为公关所需、会议组织的稿件,这样的写作方式很难从更深层面进入艺术作品,更难完成对观众审美鉴赏力的引导,也看不出戏剧艺术发展的走势。

## 没必要神化网络上自由剧评人

经常看戏的人大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当某部戏演出结束后,反应最快的是报刊杂志,而是微博上的自由剧评人。他们利用微博这一公共空间,通过长微博的形式,撰写篇幅一两千字的剧评,第一时间对舞台演出进行点评。他们的视角独到、观点鲜明,往往就戏论戏,“吐槽”中毫不避讳自己的感受,甚至还直接指出当前戏剧发展的痼疾。虽然他们大都隐姓埋名,从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但是这并不妨碍网友们的关注、评论、转载,进而影响更多人加入到戏剧的讨论、评议中,呈现出众声喧哗的状态。

对于上述现象,戏剧人杨申认为,相对而言,身处自媒体时代,参与戏剧评论的人多了,声音多了,这是好事,但是潜在的“混乱”也暗含其中。以前都是实名制在写评

论,自从微博出现后,有关评论者的姓名、身份全部隐匿,抛开评论的质量不谈,这样的写作方式本身就使评论的客观性、写作动机大打折扣。“假设我现在正在排一部戏,但同时用一个马甲的号也在网上吹捧自己,这种情况在现实中是存在的。”杨申说。“我们不缺乏文笔、眼光好的人,很多人都能做,但是缺少能抛开各种利益和面子,依然能提出自己意见的人。”

对于自媒体上出现的各种网络评论,杨申坦诚,它们在冲击着传统报刊上的评论。与评论内容的好坏相比,他更加关注这些纷繁复杂的网络评论背后所承载的东西,是谩骂、建议、为了戏剧更好的发展,还是打压对手、拉帮结派、把评论当成以艺术伪装下的软文使用等等。他认为,没有必要神化、迷信网络上出现的自由剧评人,对于观众来说,好看就是好看,要相信他们还是有基本的审美判断力的。戏剧评论本身没有门槛,但是有专业、非专业之分,真正好的戏剧评论要言之有物,而不是洋洋洒洒写出一篇观后感。面对自媒体的快速发展和喧哗的评论声音,杨申表示,一要警惕以投机心态千方百计进入戏剧圈的剧评人,二要警惕将“水军”引入正常戏剧探讨过程的趋向,三要警惕用主观创作态度、精神取代美学认知、专业判断的倾向。

## 戏剧评论者扮演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

文艺评论家冯牧曾把文艺与批评的关系比喻为车之二轮,鸟之双翼,将批评的重要性看得与创作等同。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宋宝珍认为,艺术多元化时代,戏剧批评的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一篇文章再也不能奠定一部戏的基调,但评论对创作的引导性、推动性始终是不曾改变的。她认为,真正的戏剧批评应具备两种功能:一种是19世纪法国批评家法朗士说过的,批评是批评家的“心灵在艺术杰作中的冒险”,另一种是通过分析演出,把批评者的审美感觉提升到比较高的艺术概括层面,进而将其欣赏感悟所得与更多人交流、分享,实现引领大众审美趋向的文化担当。田本相认为,专业戏剧评论还是需要有深厚学养的人参与,尤其是对那些代表了一类问题、一定不良创作风气的作品,就要敢于直言,提倡针对性、概观式的批评。

戏剧艺术是向前发展的,戏剧人无时无刻不在探索、创新,这实际上对戏剧评论也提出了挑战。没有现成的理论系统可以拿来直接套用变动的现实,戏剧评论也要“与时俱进”,不能满足于停留在过去的话语系统中,更不能凭借一成不变的守旧思维对剧场艺术的新发展置若罔闻。朔石认为,真正有胆识的专业戏剧评论者应该扮演的是“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角色,首先,要有超功利的、对戏剧事业发自内心的热情和理想;其次,在当下这个变化纷纭的特殊时代,必得拥有宏观的、整体性的文化批评意识,力避陷入技术主义的就事论事,又要在微观上贴近剧场现场,从感性认知进入理性判断。

多数受访者都认为,希冀中国出现犹如《纽约时报》剧评人那样可以呼风唤雨的人物,目前似乎还不符合戏剧发展的实际,我们还没有那么成熟、发达的戏剧市场和理性的观众。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其实每一个观众心中都有一杆秤,评论家应该运用手中的砝码,去调节失衡的创作,把最好的作品发掘出来。

## ■艺 谈

近些年,文艺评论日益边缘化、学院化、圈子化,使得评论的社会影响力、文化传播力、批评的关注度大打折扣。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一段时间以来主流媒体纷纷加大了对文艺评论的投入力度,通过不同的方式呼吁增强文艺评论的有效性。然而,相较于文学、影视评论,戏剧评论却始终不温不火,缺乏生气。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不容忽视,就是我们的戏剧评论队伍长期以来缺乏创新的动力,青年戏剧评论人才培养相对滞后,评论后备力量不足。

今年5月,中国作协创研部召开了“80后”青年文学批评家研讨会,杨庆祥、金理、黄平、刘涛、何桐彬、傅逸尘6位青年评论家进入文学评论界关注视野;此前,广西的《南方文坛》杂志更是连续多年开设“今日批评家”专栏,持续推出文学评论、批评新人,文学批评的青年阵营已经形成。他们以各个大学、研究所青年教师、研究员为主体,基本遵循着文学评论几代人的生长轨迹。与此同时,电影界青年评论人的崛起也非常迅速。然而,反观戏剧评论,却怎么也让人欢喜不起来,他们还是固守于“熟人社会”,写文章的就那么几位,参加研讨的也是那么几位,参与评奖的还是那么几位。那些经常穿梭于各种戏剧活动之间的“资深”戏剧活动家,精力、体力乃至“身份”早已被过度透支。

如今,全国有近千所大学开设了戏剧影视专业。这么多培养戏剧、戏曲人才的学校,为什么就出不来青年戏剧评论人才?其实,一直以来,我们的戏剧教育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特色,它跟文学教育一样,大都在按照体制、学科规范的路子演进,除了戏剧专业院校成熟的编剧、导演、舞美设计、戏剧管理人才的教育培养外,多数综合类大学展开的戏剧教学更多是围绕中外戏剧史、戏剧理论的讲授为主,往往缺乏对学生的戏剧演出欣赏能力的引导和培养。有些大学虽然开设了戏剧专业,但从事教学的老师都是文学或者影视专业毕业的研究生,读两本戏剧史、看几次现场演出就能对戏剧艺术侃侃而谈,这样的戏剧教育功效自然可想而知。

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我们训练、输出了大量的从事理论研究、史料研究的青年学术型人才,这些青年学者很擅长用西方的理论话语阐释中国的戏剧问题,而不是在戏剧现场发现问题、指出问题。由于没有大量的戏剧观演积累和审美培养,他们对舞台上、剧场中的很多现象往往缺乏敏感的反应,更何况历史、艺术的深层关照,这样的评论很难受到创作者、读者的青睐。多数情况是,让他们写一篇旁征博引的论文“易”,写一篇文思鲜活、敏锐的戏剧评论“难”;写1万字的论文并不难,写2000字的评论却总是找不到感觉。

产生上述现象的原因很多,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其一,与文学、电影评论不同,戏剧评论受时空的影响很大,北京、上海戏剧发达,其他地方看戏的机会便很少。同时,“高票价”也在无形中加重了青年研究者、有志于研究戏剧的学子们的生活负担。这使他们宁愿转向历史、理论,而不愿与现实发生关联。其二,从学术评价体系看,由于目前的高校、研究机构以学术成果的量化、以核心期刊文章的等级“论英雄”,这就使一些有志于戏剧评论、批评的高校青年学子缺乏在报纸和非学术类期刊上发表文章的积极性。在发行量庞大的报纸上,触及的问题再深、产生的影响力再大,也不能算作学术成果,而在发行量一两千份的学报上,由于是评定机构认定的学术刊物,不管写得如何,也能为自己的学术成果增砖添瓦。这样一来,从事戏剧评论的人少了,评论变成了圈里人孤芳自赏的文字,不再和社会发生关系,更别说与观众互动交流了。

教育体系、学术评价体系和传播体系的共同作用,导致了“70后”、“80后”的青年人不再进入戏剧批评领域,而是更注重学术考核。而且,他们一旦认定了这种规则,就产生了评论的情性,没有了自己的批评锋芒、文风风格。戏剧评论离不开青年人的关注,我们呼吁社会能为青年戏剧评论人才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期待经验丰富的戏剧评论家能为青年人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期待中国戏剧在青年人的热情和参与中充满朝气和活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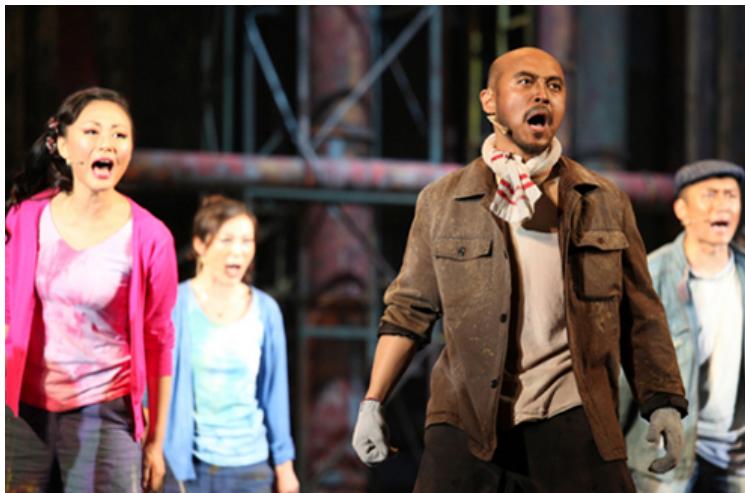
□余非

## 青年戏剧评论人缺席的原因

精美佳作,不仅向该国民众充分展示了中国绘画的精湛技艺和水平,同时也增进了两国艺术家的交流和友谊,可谓意义深远。刘大为在致辞中说,此次展出作品主题生动、风格多样、思想深刻,表现了中国古代文人意趣和当代社会生活,具有诸多水墨创新和探索,大跨度、多视角地呈现出中国美术家们对传统水墨艺术的研究和思考。作品所传达出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理念,以及对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也使该展具备了明确的精神指向和文化价值。(小卢)

## 当代中国画精品展走进东非

专家研讨音乐剧《钢的琴》:



如何解决好音乐的戏剧性与戏剧的音乐性问题,始终是音乐剧创作上的难点,音乐剧《钢的琴》努力突破这个难题,使戏剧与音乐有机结合、浑然一体。这是日前在京召开的音乐剧《钢的琴》专家研讨会上给出的评价。

根据同名电影改编的音乐剧《钢的琴》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生在东北某工业城市的故事。原钢厂工人陈桂林下岗后为了维持生计,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妻子小菊不堪生活重负,跟着有钱的商人离家而走。夫妻二人为女儿的抚养权争执不休,最后将决定权交给了喜欢弹钢琴的女儿,女儿提出,谁给她一架钢琴她就跟谁走。买不起钢琴的陈桂林和工友们决定为女儿造一架钢琴,在工厂兄弟们的帮助下,最终造出了一部“钢”的琴。

该剧汇集了作曲家三宝、剧作家关山等实力不凡的主创人员,他们以其独到的理解和诠释,将故事讲述得真实而曲折,极具戏剧张力。该剧的17个唱段皆为三宝的全新创作,音乐旋律既有时感,又有地域音乐特色,加上作为串场音乐的前苏联名歌,都为剧情增强了艺术感染力。该剧全部采用现场乐队伴奏,虽增加了演出成本,但强烈的现场感气氛,调动起了观众的情绪。

谈起创作感受时,在音乐创作上一直

游刃有余的三宝,说面对该剧却没了轻松感。因为时间问题,该剧采取了边写边排的方式,三宝此次所面对的演员,多为戏剧演员,只有两个演员识谱,加上唱段又比较复杂,由此大大增加了排练难度。该剧大量起用戏剧演员的原因是,目前的音乐剧领域,歌、舞、演同时俱佳的演员凤毛麟角。在歌、舞、演不能兼顾的情况下,音乐家出身的三宝的理念特别可贵:音乐剧是“剧”,首先要选懂戏剧的人才,也就是演技要出色,其次是音乐。这是三宝从国外音乐剧创作中得来的经验,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音乐剧《钢的琴》由中共东莞市委宣传部、东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东莞市东城区办事处、北京保利剧院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出品,迄今已演出百余场,经过边演边打磨的一年后,此次在保利剧院的再度亮相,其独特的选材、积极的主题、鲜活的人物、音乐与戏剧的完美融合,尤其是该剧体现出的人文精神,都得到了音乐、戏剧界专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音乐剧创作的一个标杆,对中国原创音乐剧创作是一次有力的推动。

为了该作品的进一步完善,与会者就剧情适度取舍、加强演唱专业性等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出席会议的文化部相关部门领导,针对中国音乐剧的发展提出了多关注普通百姓、制作实现标准化、优化演员配置、提倡驻场演出等建议。

(高小立)

## 2013全国少儿国学文化节“感悟经典”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国儿童音乐学会联合主办的“童谣中国 感悟经典——2013全国少儿国学文化节”日前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举行。全国少儿国学文化节是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传统文化教育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行动针对当前社会传统文化教育相对不足的问题,通过开展国学讲座、发放国学典籍及传统文化游戏资料包、举办国学文化节等形式,专项推动传统文化在少年儿童中的普及教育。此次文化节以“格物致知、正心修身”为主题,分为“文化传承篇——国学文化修学之旅”、“艺术展演篇——全国少儿国学文化节文艺晚会”、“复兴之路篇——人文北京体验之旅”三大篇章。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营造国学文化传播的学习氛围,鼓励少年儿童从小诵读中华文化经典,汲取传统文化精髓,成长为内外兼修的优秀少年。

(晓文)

## 词作者化方十年音乐作品音乐会举行

词作者化方十年音乐作品回顾日前在京举行。化方生于辽宁锦州,现居北京,专职从事歌词创作,现已有作品300余首,其中包括那英演唱的《爱的阳光》,孙楠演唱的《净土》、陈慧琳演唱的《今生你作伴》,成龙基金会主题歌《龙之心》,李连杰壹基金主题歌《从一开始》等,同时,他还为《宝莲灯》《白蛇传》《越王勾践》《东方朔》《木府风云》《楚汉传奇》《娘要嫁人》等热播剧创作了主题歌歌词。知名音乐人李杰、何沐阳、徐千雅、侯旭、衡越、春雷、顾莉雅、太阳部落、阚立文、宁可、纳兰等现场倾情演唱了《净土》《大风吹》《跟你一辈子》等化方作词的作品。

(小刚)

## 姚林辉专辑《神奇的哈尼梯田》唱出家乡的魅力

由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州政府主办的“认识世遗新成员——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媒体与专家恳谈会近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恳谈会上,作为“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宣传大使”的彝族青年歌唱家姚林辉为大家演唱了歌曲《神奇的哈尼梯田》。

《神奇的哈尼梯田》是姚林辉专门为红河哈尼梯田申遗创作的一首用心之作,歌曲饱含了她作为家乡人对哈尼梯田申遗成功的期盼和祝福。《神奇的哈尼梯田》作为姚林辉的第三张专辑也将由中国唱片总公司出版发行。

姚林辉说,作为一名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传播自己民族和家乡的优秀文化既是责无旁贷的责任,更是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红河州有很多优秀历史资源需要挖掘,有很多的优秀文化资源有待传播。今后她将肩负着民族文化传播的重任,深扎于民族文化土壤,坚持走创作、演唱一体的艺术道路。

(祥宁)

## 中华书画协会成立十周年学术展开展

“时代梦想”——中华书画协会成立十周年学术展7月24日在首都图书馆举行。此次学术展出了阿老、陈昔未、毛水仙、杜希贤等63位书画家的作品。作品注重学术性和时代性,同名作品集在开幕式上首发。

中华书画协会成立于2003年,10年来坚持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紧密团结海内外书画家和有志于弘扬书画艺术的各界同仁,使协会队伍不断壮大,现已拥有数万名会员,这些书画艺术家为促进当地文化的发展和弘扬中国书画艺术精神作出了不懈的努力。10年来,协会积极围绕国家各个时期的重要活动,策划并主办了30余项主题绘画或捐赠活动。

(爱华)